

流年记

# 霜降的记忆

张凤英

转眼霜降已过,不由得想起家乡院子里的那棵老柿树,每年这几日便会热闹起来:原先藏在绿叶里的柿子,像一个个小灯笼,忽然都给点亮了。叶子落得差不多了,枝干清癯地伸着,越发衬得那柿子红得浓烈,红得浑圆,沉甸甸地压着枝头,仿佛再有一阵小风,就要坠下来似的。昨天村里的二婶子在电话里说:“霜降了,柿子才甜得透。”

霜降这节气,名字就带着一股清冽冽的寒气。不像“立春”“清明”那般温和,也不像“夏至”“秋分”那般只是个时令的记号。“霜降”二字,是带着动作,带着声响,带着质感的。你仿佛能看见,在那深秋的后半夜,万籁俱寂,天地间最后一缕温热的气息也消散了,于是,那寒气便从九天之上,悄无声息地“降”了下来,像最细的粉末,像无形的画笔,轻轻落在草的叶尖,落在瓦的檐头,落在一切敢于承担的物事上。待到天明,推窗一看,白花花的一片,太阳一照,便闪出些细碎的、羞怯的光芒来。这便是霜了。

这景象,如今在城里是难

得一见了。水泥地是存不住霜的,空调外机吐着不合时宜的热气,扰了这寒气的清静。霜降,似乎只成了日历上一个清冷的名词,或是天气预报里一句干巴巴的提醒。但在我的记忆里,在老家的乡下,霜降却是一桩郑重其事的、看得见摸得着的大事。

那时候,霜降前后的风,味道是不同的。不再是秋分时那种干爽的、带着草木碎屑的风,而是变得潮湿、尖利,像无形的凉水,从衣领和袖口直往里钻。田里的稻子早已收尽,裸露出大片赭色的土地。田埂上的草,先是边缘泛黄,而后这黄色便不可抗拒地向中心蔓延,最后成了枯脆的一团。最有趣的,是那田垄上种的几畦白菜。白日里看,还是支棱着的、绿生生的模样;一早起来,每一片叶子上都敷着一层均匀的白霜,软软地耷拉下来,像是受了委屈。祖母总要赶在太阳出来前,去拔几棵回来。她说,这时的白菜,叫“霜打白菜”,味道是甜的。我起初不信,煮熟了一尝,果然,那股平日常略带生涩的青草气全然不见了,只剩下一种柔

和的、清甜的软糯。那时不懂,现在想来,大约是植物为了抵御严寒,将体内的淀粉转化成了糖分。这甜,是它挣扎着活下去的力气呢。

霜降于草木,是一场严酷的考验,也是一番脱胎换骨的历练。枫树和乌桕,必得要经了这股寒气,叶子才会酡红如醉;那路旁的木芙蓉,晨起看时,粉嫩的花瓣给冻得僵白,太阳一晒,才又慢慢缓过来,透出一种憔悴的美。它们不像春花那般争奇斗艳,倒像是把一生的精气神,都攒在这最后的光景里,孤注一掷地燃烧。这美,是悲壮的,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。

人也是要应这节气的。霜降一到,祖母便要从那厚重的樟木箱子里翻出棉衣和棉被来晒。阳光透过稀疏的梧桐叶子,暖暖地照在那些蓬松的衣物上,扬起许多细小的、飞舞的尘埃,那里面,有樟脑丸的辛冽,也有阳光的干爽,是一种极稳妥、极安心的味道。街坊邻里见了面,招呼的话也变了,不再是“吃了吗”,而是“天凉了,多加件衣裳”。这朴素的关切里,藏着对天地

节律最本能的敬畏与顺从。晚饭的桌上,也定然会添一道热腾腾的羊肉锅子,或是板栗焖鸡,吃得人浑身暖洋洋的。窗外即便是寒风呼啸,心里也是暖的,我又抬头望了望那棵柿树。一只灰雀飞来,试探着啄食那最红的一个柿子。它的喙一碰,那柿子便剧烈地摇晃起来,终究没有落下。这情景,忽然让我有些出神。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:“一候豺乃祭兽;二候草木黄落;三候蛰虫咸俯。”说的是豺狼开始为过冬储备食物,草木纷纷凋零,虫儿们也藏入穴中,不动不食,准备冬眠了。这是一个收敛、闭藏、归于寂静的时节。天地万物,都在这渐深的寒意里,找到了自己安顿的方式。

我们这些住在城里的人,似乎与这节律脱了节。我们靠着空调与暖气,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个恒温的、狭小的四季。我们不再关心今夜是否有霜,只关心明早是否堵车。我们失去了对自然最细微的感知,也便失去了许多由这感知而来的、朴素的诗意与哲理。

霜降,降下的不独是霜,更是一种态度。它告诉我们,繁华(春天的花,夏天的叶)已经过去,萧瑟是必然的归宿。它不像春风那样鼓动你“向前”,它只是沉静地提醒你,“该回家了”。回哪个家?回到生命最本质的、向内求的安稳里。这就像一个人,走过了青葱勃发的少年,度过了热烈奔放的中年,终于要步入一个沉静内敛的晚年了。这并非衰败,而是一种成熟,一种将一切外在的绚烂,收归于内心丰盈的过程。

夜渐渐深了,风也更凉了些。我关上半扇窗,留一丝缝隙,好让那清冽的秋气透些进来。书是看不进去了,心里反倒是一片澄明。那红彤彤的柿子,那记忆中“霜打白菜”的甜,那祖母晒棉被的阳光,都融在这澄明里。我知道,今夜过后,清晨的草木上或许仍不见白霜,但节气已至,天地间那股肃杀之气是确确实实地“降”下来了。它催促着万物,也催促着我,该添衣添衣,该收藏收藏,安安稳稳地,准备迎接那即将叩门而来的冬天了。

## 收秋

于心亮

父亲属狗,虚岁80岁了,还每天骑着小电驴下地去,早上一趟,傍晚一趟;今儿捎回几棵菜,明天捎回几个瓜。有时半路上瞧见相熟的人,就送给人家,还不让对方推辞,说:“别看模样长得不好,但绝对是百分百无公害、纯天然的绿色食品,你尝尝!”

我以前总数落父亲:“开点荒,种点地,当个乐趣就行了,你还真当成事业来干啊?”后来我就不愿意说了,眼瞅着父亲开荒的地块越来越多(有的是捡的,有的是其他老人干不动弃下的),种的庄稼、蔬菜样数儿也越来越多,我权当看不见,给我点就拿着,不给拉倒。

做梦也想不到父亲竟然种了一亩多花生!而且还让我利用周末去帮他收。

我嘴里嘟囔:“你能干点就干点,不能干拉倒,还要种庄稼来发家致富啊!”父亲瞪着眼睛说:“平日里给你地里的东西,你不也是高兴得眉眼喜么,这要找你帮着干点活了,你

就来这么多熊毛病!”我说:“你以后可别给我,我稍微一说你就犯小肠炎来要挟我了!”

嘴里虽然说着狠话,但实际上能不去帮他收庄稼吗?何况我那78岁的母亲也一大清早赶到地里去了。我翻遍了衣橱,也没找到一件能下田干活的衣裳(旧衣裳都被父亲要去穿了)。没办法,我只能穿一件T恤和运动短裤去了地里。父亲问我吃饭了没,我说:“吃饱了!”

收花生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儿,作文可以写“丰收的喜悦爬满了额头”,但实际上没那么美好。庄稼地里的活儿没一件是轻松惬意的。就说这收花生吧,得刨出来、抖搂泥土、扒拉泥土捡遗落、摔掉花生果、网包里筛掉泥土、装袋、运回、翻晒、扬尘……很麻烦。

我妹妹和妹夫也来帮忙,妹夫抿着嘴不放声,妹妹也一遍一遍数落父亲。此时,父亲犯了“选择性耳聋”的老毛病,装聋作哑不言语,任你说去。

太阳越来越高,晒人了、热人了,看看一大片花生地,想着父亲一月九千多的退休金,他到底图什么呢?只能说他是越老越财迷!

不一会儿,母亲干不动了,垂着脑袋没精神,而且还犯恶心。我说:“糟了,说不定是中暑了。”父亲嘻笑着说:“还中暑?我看是装的。”我瞪了一眼父亲,给我妻子打电话:“妈不好,你赶紧开车来,先拉她回家休息一下,若不好就赶紧送医院!”

妻子开着车急三火四地来了,母亲都快走不动道儿了。妹夫俯身背着我母亲,妻子和妹妹一旁扶着把母亲弄到地头,关上车门一溜烟走了……我有心借此给父亲上上思想政治课,可看他一脸紧张的样子,我就说:“一旦不好去了医院,那就不是一千两干的事情了,种这么多花生,全赔进去还不够呢!”我爸拉长脸,继续闷头干活,又开始“选择性耳聋”了。

花生收完了,我和妹夫开

着轿车一趟一趟往回运,一边运一边心疼车,平时多一条头发丝般的划痕都要心疼半天,现在当成农用车了。花生运回去摊在楼底下晾晒,我们只能厚着脸皮占车位。物业的人来查看,我们就递根烟过去,人家也不要,看父亲一脸的自豪,摇摇头叹口气走了。

我一心巴望着母亲去住院捎带调理下,一下子造进去个七八千元钱才好呢!好让父亲知道点厉害!

但母亲很不争气地好了,在沙发上吃点药、喝点水,竟然又下楼来开始翻晒花生了。我又恼又气,大声吼着母亲:“你和我爸就是劳苦的命,就不会躺着休息休息吗?”我妈竟然学会了犟嘴:“我稍微帮着干一点儿,你和你爸、你妹、你妹夫不就少劳累一点吗?”

——我真是要被气晕,气呕吐了!

我跟父亲谈心:“咱们不是居住在农村,你有很高的退

休金,想吃什么买不起?为什么放着安闲的日子不过,非得去操心种这么多地呢?”父亲说:“我种地,是当成一种乐趣,要不老闲着会闲出毛病来啦!”我说:“我不反对你种地,但要适度,种点菜和杂粮就行了,何苦去种这么多花生呢?”父亲说:“换油啊,去年换的100多斤油还没吃呢!”

我大吃一惊:“你和我妈吃的什么时候的油?”父亲骄傲地说:“我们吃的是前年的油!”我说:“去年的油你们怎么不吃呢?”父亲说:“前年的油还没吃完,怎么能吃去年的油呢?”我说:“这么多油不吃会变质酸化的,绝对不能吃!”父亲不以为然:“酸什么酸,油又不是醋!我和你妈吃了这么多年,都八十多岁了,半点毛病没有,不是活得好好的么?”

我无可奈何,问母亲:“妈,你有什么意见?”

母亲说:“我有什么意见?反正我听你爸的,你爸说怎样,我就怎样呗。”